

斯 大 林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斯 大 林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書號：1367

斯大林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唯實譯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鐵士路)

字數：7,000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30,001—110,000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爲紀念十月革命十週年而作

決不能把十月革命看作單祇是「民族範圍內的」革命。它首先是國際性世界性的革命，因爲它是全世界人類史中由資本主義舊世界進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

從前所有的革命，通常是以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執掌政柄而結束的。剝削者是更換了，但剝削制依然存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農奴武裝起義時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等國有名的「大」革命時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來說巴黎公社，因爲巴黎公社雖是無產階級爲反對資本主義而扭轉歷史的第一次光榮英勇的嘗試，但終究是沒有成功的嘗試。

十月革命是在原則上與這些革命不同的。它的目的並不是要用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用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而是要消滅任何人剝削人的

現象，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還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階級底政權，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因為如此，所以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史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底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風俗和傳統、文化和思想體系中的根本轉變。

十月革命所以是國際性世界性的革命，其基礎就在這裏。

世界各國被壓迫階級所以對十月革命表示深刻同情，把它看作是他們獲得解放的保障，其根源也是在這裏。

可以指出幾個基本問題，來表明十月革命影響全世界革命運動發展的情形。

(一) 十月革命首先一個出色處，就是它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戰線，在一個最大資本主義國家裏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到了統治階級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世界各國無產者。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帝國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剝奪了地主資本家底生產工具和資料，並將其變成社會公有財產，因而把社會主義所有制與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於是它就揭破了資本家說資產階級所有制神聖不可侵犯和恆久不變的騙人鬼話。

十月革命奪得了資產階級手裏的政權，褫奪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利，毀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因而就把作為無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與作為資本主義民主制的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對立起來了。拉法格還在一八八七年就正確地說過：在革命以後第一天，「所有從前一切資本家都將被褫奪選舉權」⁽¹⁾。

於是，十月革命就揭破了社會民主黨人說現在有可能經過資產階級國會制度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騙人鬼話。

可是，十月革命並沒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十月革命把資產階級舊制度毀壞後，就着手建設社會主義新制度了。十月革命底十週年，也就是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建設工作底十週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各種毫無疑義的成功，已經具體表明：無產階級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管理國家，能够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建設工業，能够不要

資產階級並反對着資產階級來順利領導全部國民經濟，能够不顧資本主義包圍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

那說被剝削者非有剝削者不行，正如頭腦和其他肢體非有胃部不行一樣的舊「理論」，並不僅是古代史上有名的羅馬元老阿古利巴一人底心得。這個「理論」是現在一般社會民主黨政治「哲學」底基礎，特別是社會民主黨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政策底基礎。這個具有了成見性質的「理論」，是現在阻礙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化的最大障礙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騙人「理論」一個致命的打擊。

十月革命所有這些結果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大大影響到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革命運動，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蒸蒸直上的發展，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同情的增長，以及大批工人代表團接踵來參觀蘇維埃國家，——所有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都是毫無疑義地證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開始產生果實了。

(二) 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不僅在「宗主國」裏動搖了帝國主

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外藩，震撼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和依賴國裏的統治。

十月革命既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便打斷了民族殖民地壓迫的鎖鍊，使一領幅員廣大國家內所有一切被壓迫民族都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除非同時解放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底特點，就是它在蘇聯實行了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相互仇視和各民族相互衝突爲旗幟，而是以蘇聯各民族中的工農互相信任和親密接近爲旗幟，不是爲着民族主義，而是爲着國際主義。

正因爲民族殖民地革命在我國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旗幟下進行了的，所以素被蔑視的民族，素被奴役的民族，也就破天荒第一次在人類史上昇到了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民族的地位，並以身作則來鼓舞着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即世界各被壓迫國人民與無產階級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從前，「照例總是」認爲：世界自古以來，就分成下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分成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而只有淪爲被剝削者的命運，後者是唯一的

文明代表者而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

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打破，已被擊潰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出，那些獲得解放而捲入蘇維埃發展軌道上來的非歐洲民族，其能推進真正先進文化和真正先進文明的能力，是絲毫不亞於歐洲民族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方法，使民族彼此脫離的方法，使民族彼此分開的方法，使各民族勞動羣衆間民族惡感加強的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現在，這種奇談要算是已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結果之一，就是它給了這種奇談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出，用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方法解放被壓迫民族，是可能而且適當的；因為它在事實上表明出，各種民族中的工農根據自願原則和在國際主義基礎上結成兄弟聯盟，是可能而且適當的。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世界統一經濟基礎上聯合的榜樣，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巍然存在的事實，不能不是對於這點的直接的明證。

不待說，十月革命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結果，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不大大影響到殖民地和依賴國裏的革命運動。中國，印尼，印度和其他各國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長，——所有這些事實，都是對於這點的不容置疑的明證。

安然剝削和安然壓迫殖民地和依賴國的紀元，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依賴國裏民族解放革命的紀元，這些國家中無產階級覺醒的紀元，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三) 十月革命既把革命種子散播到了帝國主義底中心和後方，既削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勢力，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於是就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存在本身都發生問題了。

如果資本主義自發發展的過程，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因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因衝突和武裝接觸不可避免，最後因發生空前未有的帝國主義大屠殺，已轉變為資本主義腐化和衰亡的過程，那末十月革命以及一個極大國家因有十月革命而脫離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事實，就不能不加速這一過程，一步一步地根本破壞着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動搖了帝國主義，它同時還爲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強大的公開的基礎，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礎是世界革命運動從來未曾有過的，而在它却能把這個基礎作爲靠山了。十月革命爲世界革命運動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公開的中心，這個中心是世界革命運動從來未曾有過的，而現在它却能在這個中心周圍開結起來，組織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統一革命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了。

首先，這就是說，十月革命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個永遠不能治好的致命傷。正因爲如此，所以資本主義永遠不能回復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所有過的那種「均衡」和「穩固性」了。

資本主義儘可局部穩定，儘可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儘可把國家管理權交給法西斯主義，儘可暫時壓制工人階級，可是它永遠也不能回復它從前所引以自誇的那種「安寧」和「確信心」，那種「均衡」和「穩固性」了，因爲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此時革命火焰必然要時而在帝國主義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外藩爆發起來，使資本主義的補綴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底死期日益迫近。正好似著名寓言上所說的那樣：「剛剛抽出尾巴來，鼻子又陷落下去了；剛剛抽出鼻子來，尾巴又陷落下去了」。

第二，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已把全世界各被壓迫階級底力量和比重、勇氣和戰鬥決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使各統治階級不得不把它們看作嚴重的新因素。現在已經不可把世界勞動羣衆看作是徘徊於黑暗鄉裏，茫無前途的「盲目人羣」了，因為十月革命已為他們建立了一座替他們照耀道路，指明前途的燈塔。如果從前沒有一個全世界公開集議場可以表明和規定被壓迫階級底希望和志願，那末現在却已有這種集議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

毫無疑義的，如果這個集議場竟被消滅，那末肆無忌憚的黑暗反動勢力，就會長期籠罩着各「先進國」底社會政治生活。誰也不能否認，甚至單是「布爾什維克國家」巍然存在的事實，就牽制着黑暗反動的勢力，而促進被壓迫階級爭取本身解放的鬥爭。其實，全世界各國剝削者之所以非常兇狠仇恨布爾什維克，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

歷史又在重複着，不過是在新的基礎上重複着罷了。正如從前在封建制度覆亡時期，「雅可賓黨人」這一名詞，會引起世界各國貴族底驚恐憎惡一樣，現今在資本主義覆亡時期，「布爾什維克」這一名詞，也同樣引起各國資產階級底驚恐和憎惡。反過來說，正如從前巴黎是供興盛資產階級底革命代表們避難和學習的場所一樣，現在莫斯科

是供興盛無產階級底革命代表們避難和學習的場所。對雅可賓黨人的仇恨，不會救封建制度於滅亡。對布爾什維克的仇恨，也不能救資本主義於不可避免的潰滅，——這難道可以懷疑麼？

資本主義「穩固」的紀元，已隨身帶着什麼資產階級制度不可動搖的奇談而一同過去了。

資本主義滅亡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四) 決不能把十月革命看作單祇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又是智慧中的革命，是工人階級思想中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旗幟下，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旗幟下誕生和強固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對於改良主義的勝利，是表明列寧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是表明第三國際對於第二國際的勝利。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間，在列寧主義政策與社會民主主義政策間，掘成了一個不可踰越的深淵。

從前，在無產階級專政尚未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雖

不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但絲毫也不設法，絕對不設法促進這個思想的實現，——顯而易見，社會民主黨底這種行為，對於資本主義是沒有任何危險的。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在表面上還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或幾乎是與馬克思主義混合着。

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以後，大家都已明白看見馬克思主義底目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底勝利能表明什麼了，於是社會民主黨再也不能拿馬克思主義旗幟來自炫，再也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獻媚，否則就會使資本主義受到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早已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底精神，結果也就不得不脫離馬克思主義底旗幟，而公開和決然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產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

此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不表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且果然已表示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在現時條件下，誰不公開地奮勇地擁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誰不進行革命鬥爭反對本國資產階級，誰不創立使本國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條件，那他就不能以馬克思主義者自稱。

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間已隔着有一個深淵。從今以後，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已是馬克思主義底唯一代表者和堡壘了。

可是，不僅如此。十月革命不僅已使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隔開，並且還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而直接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管轄中去了。阿得列爾輩、鮑威爾輩、威爾斯輩、列維輩、龍格輩、勃魯姆輩這班老爺們咒罵「蘇維埃制度」，而讚美國會制度的「民主」，其用意就是想說：他們現在進行着鬥爭，而且將來還會進行鬥爭，爲着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爲着要在各「文明」國家裏保存資本主義奴隸制度。

現時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思想支柱。列寧說得萬分正確：現時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理人」；「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中」，他們是必然會站在「凡爾賽派」方面反對「巴黎公社社員」⁽²⁾的。

除非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就無法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衰亡的紀元，同時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衰亡的紀元。

十月革命底偉大意義，其中有一點也就在於十月革命表明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統治的紀元，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的紀元，已經到來了。

刊載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七兩日合刊《實業報》第二百五十五號

署名：約·斯大林

簡要註釋

(一) 引自拉法格所寫在革命以後第一天一文。——(見正文第三頁)。

(二) 引自列寧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參看列寧文選(兩卷集), 莫斯科外國文書編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 第一卷, 第九二五頁)。——(見正文第一二頁)。